

责任编辑：祝鸣华



旧时上海民间文艺相当普及，小热昏、杂技、京戏清唱、滑稽独脚戏、变戏法、耍猴等等除了交通要道著名的几条大马路之外，随处站下即可演出，而其中则以“外国坟山”最为出名。在“外国坟山”“困觉”的是再也见不到铁塔的法国子架。围墙一圈，里面矗满水泥十字架，想来聚居一处定是相当闹猛，可是墙外一圈确是闹猛非凡，南腔北调，各地方言，真刀真枪，吹拉弹唱，逛过一圈无异是享

受一趟免费的文艺大餐。解放前有部电影《夜店》，是石挥、童芷龄主演的，其中程之演落魄的京戏老生海月楼，沦落到了在街头卖唱，其情状活脱脱是“外国坟山”的一档卖唱艺人（看老演员演人物演啥像啥，感人，看过就忘不了）。有天，得知唐美飞在“外国坟山”演出，特地赶过去观赏，演唱什么记不得了。只记住他所以落到此处的原因。据说是他与黄金荣闹矛盾，被赶出“大世界”，无处落脚，只得在这“露天剧场”谋生了。

外国坟山，即今之淮海公园是也。

外国坟山周边的演出

贺友直 图/文



走街穿巷
忆旧事

同仁袁德礼，是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，尽管平时跑动不勤，各自忙着手头上的杂事，然而彼此都能惦记对方。记得 26 年前，我得知他的女儿袁靓患病全盲，他一下子掉进人生痛苦的深渊后，我曾上门探望抚慰过他。当他看到女儿喜孜孜地玩着我带去的“博士兔”等玩具时，紧锁的眉头才舒展开来。

三十年前，他曾在团市委研究室写内参，我在青年报当编辑，经常碰头谈人生、谈创作。在我印象中，每次见面，总是见他满头大汗，不停地擦拭，说是从基层跑着新闻才赶来。他是一个浑身充满激情、活力四射的人。他敢怒敢言、敢爱敢恨，生性热情好客，豪爽大气，很有悟性。他也是一个颇有才气、锐气的人，乐观开朗，不会轻易被人人生悲剧击垮。

一个月前我突然接到他的来电，要我为他 45 万字的《记者写天下》新书写篇序。

今年 9 月 1 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创建 60 周年。今天，当我们回忆起在哈军工学习生活的日日夜夜，仍感到无比自豪和怀念。

1960 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张家口外语学院在高二学生中招生，我想报名，被班主任杨老师拦住了。他是哈尔滨人，哈尔滨外语学院俄语专业毕业。他最敬仰哈军工，坚持要我毕业后去哈军工学习。

1961 年夏，我高中毕业了，正紧张复习功课，准备高考。当时，我还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为第一志愿，很想为原子工程做点什么。6 月 20 日，我接到哈军工入学通知书，让我高兴地跳了起来，上军校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7 月 20 日

尽管我很少为他人作序，尽管手头积压大量亟待处理的公务，但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

在这个百年未遇的酷暑之夜，我在阅读书稿过程中，常常感慨万端，还会萌生出一种喜悦和钦佩的心绪来。像手头这篇在 2005 年文学报举办的“我心中的完美”全国

报界怪才袁德礼

吴纪椿

征文大赛中荣获特等奖的散文《家有盲女》，讲述他从悲伤、孤独、无助到盲女袁靓健康成才的苦涩与喜悦，读后令我潸然泪下。记得十三年前，上海大学出版社曾举办过《袁靓童话集》《袁靓作品选》新书首发式，我派青年报记者到现场采访。当时对他或许能产生一丝的安慰。在文汇报上我读到 he 写的文章《盲童照样能当安徒生》字字真情，令人动容。解放日报、新民晚报、

奉命集结，青岛 20 名应届生从烟台乘船，过大连，去哈军工学习。

记得一进校园，笔直大道，错落有致的一排排高大的校舍建筑，天上还时不时地飞着战斗机，给这所学校平添了几分雄伟和神秘。啊，这就是我的学校。后来才知道，飞机是空军一航校的，航校离哈军工很近，他们就在作训练飞行。

入校后，我结束两个月军训，正式分配到空军工程系。这个系是学院最大的系，设立专业也多。入系第一天，系主任唐铎少将在我们新生队前列训话。他要求我们以国家利益为重，以军队建设需要为重，不要计较哪个专业是尖端，哪个是常规，都要认真地学，刻

青年报、劳动报头版刊登过盲童作家袁靓的图文报道。

掩卷沉思使我感到这本书沉甸甸的份量。常怀忧党忧民之心，恪尽兴国兴市之责，使他的文字似在情理之外，却在情理之中。人生的丰满决定了他的文章柔中带刚的质地，洒脱的勇气又使他的文章充满正义感。读他的书稿，我在考虑这么一个问题：对于时光流逝，每个人的感受不同。有人喜爱怀念往事，琐碎细节，都被视作珍贵无比，一再回味。也有人庆幸今日成果，再回首来时路，经历了种种辛劳，在感恩的同时，无怨无悔向前闯。袁德礼显然属于后者。

德礼兄选择了新闻是他的幸运，报界有了这位怪才，也是我们新闻界的一大幸运。年近六旬的袁德礼至今还冲在新闻第一线，目的就是写出各个阶层都满意的新闻作品。据悉很多读者爱读 he 写的新闻特稿和老袁随笔，为此我感到很欣慰。

袁德礼《记者写天下》序，节录

苦地学，以便学成报效祖国。

在学习中，系主任唐铎还亲自为我们上党课，讲述 he 参加革命的经历。他是与李维汉、何长工等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，后去苏联，参加了共产党，

永远的记忆

孙向群

是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学院毕业的，在苏联空军工作 28 年。祖国需要，他以苏联专家身份来到哈军工。专家撤走， he 留在祖国，为祖国空军建设出力。唐铎主任还向我们描绘中国空军发展蓝图，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神秘，充满吸引力。

记得准备毕业论文时，学

我倒更喜欢蝈蝈。曾在中福古玩城的一家店里见到一只神气的绿蝈蝈，蓝脸，粉肚，翅羽晶莹。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叫声干净嘹亮又浑厚顿挫，像交响乐中的圆号，让人感觉它是在有节奏地朗诵诗歌。过些天我又去看它，却死了，主人说是饿死的。我几乎要哭了：人家每天只吃半粒毛豆，你都能把它饿死啊！美院同事王沁也喜欢玩蝈蝈，从夏天玩到冬天，搁在黄润油亮的葫芦里，揣在怀中，最后把手机铃声都设置成了蝈蝈叫。

我敬佩那些在酷暑中欢腾的小生命们，我是怕热的，在夏日每天自制各种冰棍消暑，为之一乐。据说三千年前的古人就懂得了贮藏冰块，管理冰块的还有专门的名字叫“凌人”，于十二月斩冰藏入冰窖，以供来年天热使用。《诗经·豳风》就有冬季藏冰的记载。南宋宫殿则在夏日设金盆数十架，内置冬季开藏的冰块，灌花香于其中，风轮鼓风之时，凉风芳泽瞬时弥漫满屋，不知为何我想到了喜欢的那句“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剑霜寒十四州”。

大十年的时候，也是一个炎热的夏天，我瞒着家人携室友一起去往三峡，只想赶在三峡工程之前多看些古迹与风景。那时开往重庆的 71 次列车，是真正的绿皮火车，闷热嘈杂，拥挤不堪，衣服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但我的回忆却依旧温馨。邻座的农民工一家把靠窗的座位让给我们，为了不打扰我们在途中写信，他们说话都压低了声音。整整 54 个小时的缓慢车程中，我们为了省钱几乎不吃不喝，也是农民工兄弟不断递上茶水还有西瓜。到达重庆已是半夜，仍旧是他们带我们找到山上便宜又安全的旅馆，一路帮拎行李，大汗淋漓。因为那个夏天，我至今对每一位农民工都怀着感激和敬意。

前些日子坐地铁，突然身边的人开口问：你是胡老师吗？原来是多年的读者，参加过我的签售。 he 送给

员个个都学习到深夜。科里领导爱学员如子，看到这样也心痛，带着炊事员到教室里送夜餐，千方百计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科主任是老红军，上海人。来到学员制图板前，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手拿橡皮，亲切地问学员：哪里做错了，我帮你擦。干部以身示教，深深地鼓舞着我们，感动着我们。

哈军工把培育学员独立分析问题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作为学员立身创业的根本。我们学了机械加工工艺课，就到学校四海机械厂实习做翻砂模型。

之后到工作单位，当时我国对载人航天技术熟悉的人不多，钱学森主任让几位笔头好

此莎乐美，既非《圣经》中之历史人物莎乐美，亦非王尔德、施特劳斯等人笔下之文艺典型莎乐美，更非以尼采、里尔克、弗洛伊德诸杰之故人闻名于世之俄国佳人莎乐美，而是法国布列塔尼 R 大中文系学生莎乐美。

但要说古今莎乐美绝无联系，那倒也不一定。至少，此莎乐美曾竞选 R 城小姐，而拔得“次”筹，说明容貌或不输于彼莎乐美。

然据彼母所言，其女名列第二，实多委屈云。那个冠军丑蠢无比，各方面均远逊于其女，若非赛事有黑幕疑云阴谋猫腻等等，其女必夺冠无疑。若其女夺冠，代表 R 城征战大区，则必能为布列塔尼小姐，继而为法兰西小姐，为欧罗巴小姐，为世界国际环球宇宙天下小姐……水到渠成，顺理成章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同学友人凡见过冠军者咸然其言。

莎乐美止步 R 城小姐第二，无缘为乡邦家国争光，只得继续攻读难懂的中文——“像汉语那样难以理解”，她的同胞普鲁斯特也曾感叹过的。

莎乐美容貌虽佳，中文却实在是可怜，简直跟没学过的一样。尤其遇到考试，容貌帮不上忙，愁眉苦脸，反致花容失色（可见他们的上帝是公平的）。这不，最近的口语课考试，她就有被挂（不及格）之虞。莎乐美情急无奈（她自己说是“狗急跳墙”），每遇口语课老师，便像祥林嫂一样念叨：

“我在台湾学过功夫的，我可不可以用功夫代替口语？”

说着便手舞足蹈起来，摆出各种斗架姿势。老师们听了，自然是匪夷所思，满脸惊愕：

“用功夫代替口语？你苹果酒喝多了？亏你想得出来！”

莎乐美据理力争：“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师父教功夫，徒弟学功夫，说的都是口语嘛……”

两地交流，学分不妨互换，但“功夫”课和“口语”课，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，结果自然可想而知。

该实习了，诸生纷纷投送简历。某在华投资之法国企业，财大气粗，尤受诸生青睐，但对中文要求甚高，申请者很难通过。莎乐美不自量力，也投了简历。选拔结果出来那天，诸生打开邮件，教室里顿时哀声一片。正在此时，只见莎乐美乐得跳了起来：“我通过啦！我通过啦！他们要我啦！”

老师诸生面面相觑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进而对伏尔泰主张的“理性”等等口号也怀疑起来。老师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气急败坏地对莎乐美喊道：

“你一定把 R 城小姐第二写进简历了！”

莎乐美得意洋洋，“那当然啰！干嘛呢！”

老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“完了完了，你这种中文水平，出去肯定丢尽我们 R 大中文系的脸，完了完了……”

……

我不远万里来到 R 大，边喝着诺曼底苹果酒吃着布列塔尼可丽饼，边听友人八卦有关莎乐美的种种趣事，不禁乐不可支，心想她能如此独出心裁，也不失为“诗有别才非关书”，焉知一定就“丢脸”呢？况且退一万步说，万一真要“丢脸”，丢的也应该是那家以貌取人“别有用心”的法国企业的脸吧？

我随身携带的白兰花，用湿纸包裹了装在口香糖盒子里，那花香正是盛夏的味道。我的每次新书签售都在酷热的盛夏。前年，一位在新疆读书的学生整整坐了 40 个小时的火车赶来，而且没买到坐座票，那两天两夜，是一路

站来的。去年签售，读者王晓地先生带来厚厚的笔记本，里面是他历年来剪贴的我的各种文章，每篇下面还有他的感想和评论。另有一位腿脚不便坐着轮椅前来的青年，交给我一封长长的书信，还唱和了我的诗词，希望回音。我回信了，却不见回音，便一直记挂着他收到我的信件否？今年签售，是和陆康先生合作笔记书《岁岁寿》，他篆刻百枚寿印，我配文字与文房用品白描。后来听说有位 70 多岁的老奶奶排了长队而未买到书，很是失落。如果她看到这篇文章，我希望她能给她书，以便答谢她这个夏天远道而来的感情。



十日谈
心中的哈军工

银河一号是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。